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二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二

人部三十一 違離 不孝 仁 寛恕上

違離一

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詩説曰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

違離二

增孝苑曰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母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想憶汝耳更無他也家語曰曾子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搤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搤臂以呼汝耳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　又曰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後漢書曰袁閎

父賀為彭城相閤往省變姓名徒行至府門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識之密呼入見未幾辭出賀遣車送之稱疾不乘往返郡界無知者延熹末黨事將作閤乃築土室自牖納飲食旦則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閤時往就見母去便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稗史曰孫恩作亂吳人陳遺避兵與母相失母思之晝夜哭泣遂失明比歸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　南齊書曰庾道愍襁褓時母漂流交州及長求為廣州綏寧府佐既至

去交州尚逺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泣常入村日暮雨驟寄止人家有一嫗負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拜伏號泣見者莫不揮淚　北史

魏裴訥之傳曰訥之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於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人以為孝感　魏閻元明傳曰元明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哭喪明元明悲

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　周書劉璠傳曰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體痛楚尋而家信至云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復甦當身痛之晨即母死之日也　宋史彭乘傳曰乘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瞻顧皆有從宦之樂乘西望鄉關悵然曰親老矣安能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翼日奏乞歸養　朱壽昌傳曰壽昌母劉氏父巽妾也為巽所出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後方知之言輒流涕不御酒肉

灼背燒頂刺血寫經棄官行求四方與家人訣曰不見母吾不返也遂得之於同州劉氏年七十餘矣　支漸傳曰漸母喪有白蛇貍兎擾其墓傍白鵠白烏集於壠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旬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覲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其親

元史尹莘傳曰莘遊學京師夢母心疾怪之馳歸母已亡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持祭品詣墓哭奠風雨不廢　孝苑曰洪武初吳聰為蕪湖縣丞思其親

畫海雲南望圖懸於壁蓋由其家遠親衰不得迎養也
民有不敬父母者必痛治之復泣曰吾以不得侍親為
憂汝幸得在膝下何為不孝人多感化者　又曰劉謹
洪武中父謫戍雲南兄以督運死謹方六歲問家人曰
雲南何方家人指示之即朝夕向之拜年十四慨然曰
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即治裝往尋閱六
月間關至戍所遇父相持號慟國法次子不得代戍乃
復歸攜其兄子往父始得還　又曰程通貢入太學聞

父卒嶺南徒步扶櫬還廬墓三載其祖平先坐事充軍延安至是通還太學上章請還其祖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若詞極哀切太祖持其章不下密令兵部名其祖至并召通令對立玉階下問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遂完聚如初

違離三

增倚閭 加觴周紀齊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返則吾

倚閭而望 三國管寧傳寧少而喪母不識形像四時祠祭常特加觴泣然流涕

齧手抱足

搜神記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人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 孝苑晉呂尚之生父炭遠方不還後有傳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流涕迎以歸

原戀庭闈 陟屺岵

白帖眷戀庭闈

心不違安下詳違離一

靡瞻靡依 必告必面

詩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禮記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何食何嘗 不易不過

詩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 禮記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增夢求一見

書有巫來

南齊書宣都王鏗三歲喪母自悲不識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一女人

云是其母鏗悲哭向舊左右訊容貌衣服皆如平生

宋史唐瞻傳瞻父遊瀘南瞻與弟庚居母喪於丹山瞻夜半蹴庚曰吾夢得父書發之有亟來二字吾父得毋有他乎遂起裹糧黎明走洪州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瞻大驚問其故具以告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

魚

　吒木成馬　截筒寄

釋史彙編至元間陝西崔人勇戊處西報母病大哭欲絶有乞食道者曰借汝神馬三日可到且遺藥丸曰可愈母病勇喜再拜道者吒木成馬勇乘以歸母服藥而愈　蕭廣濟孝子傳杜孝母喜食生魚孝役於成都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得此投於中流婦出汲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見二魚含笑曰必吾壻所寄熟以進母

　覽鏡欲絶　讀書何為

釋史彙編唐路丞相隨父泌從渾瑊會平涼為人所執死馬隨方在嬰褓中始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哽咽無語母曰視汝眉

目宛若父之眉目隨後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敢臨鏡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幼少在庭前憂愁獨步帝見之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母不得見讀書何為帝異之即召后還

臨書垂涕　對容易容

吳書顧愷每得父書常洒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涕語聲哽咽　後漢書陸續傳續詣洛陽詣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治獄使者怪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但有遠志　應無子規

孫盛雜記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相失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

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有當歸　復齋漫録番陽張吉母有娠父客於東西川不還吉為兒時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吾父未歸家聞者憐之既長走蜀見父初無還意往返者三父乃歸

不冠不婚

非巖非穴　南齊華寶傳寶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歳臨别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豪殁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不能荅　明史略洪武初中書右丞王溥未仕日奉母避兵貴溪山中與母相失凡十八年溥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卜之曰非巖非穴厥得朽骨因言於帝請歸省墳墓之貴溪桃源山求母不得有居人言母投井死溥至井所忽有鼠自井出投溥懐中旋復入井遂汲井索之得母骨葬焉

必當自到

遂急告歸　南史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名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　大唐新語裴敬彜父知周為陳國王典

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每有痛處我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

忽若有見　果如所言　梁甄恬傳恬少喪父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　大唐新語張志寛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令問其故志寛對曰母所害苦志寛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

生子勿喜　見叔即悲　孝苑周古象蘄水人元兵據至薊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歸及歸母尚無恙妻亦終身不嫁　五代新説梁劉洗馬芭七歲時見諸叔即泣母以其畏懼怒之答曰兒早孤不及識父聞諸叔相似以故中悲因而欷歔母亦悲慟

半錢以訪何辭九載之行　百歲難逢寧

愛十年之官　稗史楊成章父為海寧訓導買妾生成章既秩滿還鄉妾之父不令女隨歸臨行以銀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以是尋母後成章持半錢徧訪九載不得一日有遇于道者問先生何為成章曰尋母其人曰吾尋兄問何以失兄曰吾母先嫁海寧楊教官後嫁為吾母吾見母日弄半銀錢不置乃言前父有子此錢以識別也成章命出錢合之良是因隨其弟拜母於家　又黃巖王壁為郎署時居京師其祖壽登期頤寄詩于壁一聯云若使來看百歲祖何妨遲作十年官壁以詩聞乞歸省朝廷嘉納之

違離四

增捕魚作鮓　三國吳志孟仁除監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母母還之曰汝作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搆廟定省　北史徐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搆廟置之而

定省焉朔望享祭

在遠心痛 稗史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母或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號宗曾子

少年類夫 稗史彙編唐杜羔父任河北一尉而卒經亂失母不知所之會堂兄秉為澤潞判官常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羔詢之乃羔母也即迎侍而歸

蟰蛸雙喜 採蘭雜志昔有母子離別每見蟰蛸垂絲著衣則曰子必至也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白雲孤飛 史纂左編唐狄仁傑常赴并州法曹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鸞牛言狀 孝苑元趙鉉至正間武陵大擾母子相失語久母輒涕下既而舉一子歎曰吾宗有托吾母安在吾不見母歸無日也歷走吳越數十年不獲之會稽得鸞牛者言狀始得見母於鄞奉之以還

夢還

侍疾南史梁蕭恢初鎮蜀所生母費太妃猶停都偶不豫恢未之知忽夢還侍疾及覺憂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

中指忽痛南史宋臧盾有孝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

不顧西行齊劉善明傳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顧西行涕泣固請見許元徽初贖母還

違離五

原詩晉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荆辭親兮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内顧按轡兮安步仰戀

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於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寳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慚報德之彌少 增唐王維送崔三往密州省覲詩曰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留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遠天山雪家臨海樹秋魯連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岑參送李明府赴睦州便拜覲太夫人詩曰手把銅章望海雲夫人江上泣羅裙嚴灘一點舟中月萬里風波也夢君 杜甫送韓十四

江東省覲詩曰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黄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别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原賦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間乎須臾思遥遥而忡惙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歡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修路何桓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况遊子之眷慕執慇思

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
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
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擘翰以寄懷
悵辭鄙而增結

增書北齊晉公護母閻氏報護書曰世間所有求皆可
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如貴及王公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
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

光耀世間於汝何用於吾何益吾今日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

宋曾鞏福州上執政書曰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逺處也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同居之親當逺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顔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

苟安恩不可以苟止也

增序晉潘岳閒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

不孝一

增易曰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周禮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墨子曰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　文子曰孝衰於妻子　程伊川曰父

母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小學外篇曰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守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方孝孺侯城雜識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親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貽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没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

而後薦馨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豈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理以忘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不孝二

增左傳曰鄭莊公寘母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　春秋疏曰許世子止實非弑而加弑者責止事父不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己自為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

嗣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　史記齊世家曰桓公病五子爭立及桓公卒相攻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户　晉書段灼傳曰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　漢書賈誼傳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較也　後漢虞延傳曰新野功曹鄧衍每預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

帝既異之拜郎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慚而退

李燮傳曰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陳蕃傳曰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年鄉邑稱孝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

子皆服中所生蓄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　晉阮籍傳曰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乃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北魏邢巒傳曰巒族人蚪為尚書左丞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

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絶遺裔承傳非所以懲不孝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匹配盤庚無遺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羮皆絶其類也　南史劉湛傳曰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人買魚肉珍饌於齋内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

處人　隋鄭譯傳曰譯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今賜以孝經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文獻通考曰宋至和時以賈黯判流內銓益州判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常喪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可乃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

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終身不齒

不孝三

原大罪　凶德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左傳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

疏節　大坊禮記此孝子之疏節也　又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大為之坊民猶踰之

三者不除　七人莫慰孝經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傷厥考　預殺我

父書詳不孝一　左傳楚欲誅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勤子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遂誅子南既葬其徒曰行乎棄疾曰吾預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

愛敬無則　斷殺不時　孝經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禮記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增孟軻與遊　曾參所薄　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史記吳起入衛事曾子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因乞追服　不如無書　東坡志林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因自感悔乞追服乃知蟹匡蟬緌不獨成

人之弟也 宣政雜録宋政和中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卧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卧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得妄論古今

却金訓

稷持劒求高

山堂肆考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母責之曰為臣不忠是為子必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大慚反其金而自歸罪於宣王

孝苑秦主姚興以古成詵為給事黄門侍郎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已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劒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不還本姓 謂報無親

澠水燕談録陶穀本姓唐後改姓陶歴仕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說郛畫墁録臨潼縣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為正使一為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

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不明流配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悔而求還　恥

不肯仕　山堂肆考魏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崔氏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名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化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　新唐書李渤傳渤父為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於世渤恥之不肯仕

不能葬父　難與事君　孝苑荆棺峽壁隙有棺以荆為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編荆為棺謗曰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又唐初有侍御史李鈞與弟鍔官俱遂不肯歸母窮不自給曹王皐攝溫州事行縣知之歎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文二子者可與事君乎竟劾之並錮死

收與不更作　反脣而相稽　稗史原穀有祖年老父母

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棄之於野穀遂收輿歸父曰奈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漢賈誼傳治安策詳不孝二

不孝四

增無以澡祓新唐書祝欽明傳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孝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

不諍於父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諫疏曰臣聞子不諍於父非孝也

仕不歸省新唐書于公異傳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陸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

今為忠臣孔氏雜說晉史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二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耶荅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子不嘗藥桂岩子玉杯篇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

封還詔書

新唐書柳珪傳珪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

純灰洗腸 晉書石季龍傳季龍議立太子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我腹腸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父

在宮者無赦 檀弓邾婁定公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污其宮而瀦焉

迎妻不迎母 後漢朱浮傳浮與彭寵頗有不平密奏寵迎妻而不迎母

不孝五

增詩唐韓愈孟東野失子詩曰鴟鴞啄母腦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 宋范成大姑惡詩曰姑

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客有惡之以為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為作反姑惡詩云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詞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知

增疏唐韋挺正風俗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己令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

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飲名曰出孝官私習熟不為條禁所當嚴為懲草申明禮憲者也

增論明方孝孺論曰宋文帝敕榜表郭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哉

仁一

增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含忍之也　說文曰仁人也　易曰仁以行之　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書曰克寛克仁　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曰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　又曰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　又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又曰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　春秋左傳先軫曰出門如賔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尚書考靈曜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五誥可以觀仁

前漢書公孫弘傳曰仁者愛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　匡衡傳曰好仁樂施則下不暴　鮑永傳張湛曰仁者行之宗仁不遺舊行之髙者也　晉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　汲冢周書周公曰陂溝道路叢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

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蓏冬發薪蒸以匡窮困節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傅尸傳於溝壑此為仁德　莊子曰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世忻忻樂其性者仁也　管子樞言篇曰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　商子曰中世上賢而恱仁　司馬子曰古者以仁為本　春秋繁露曰何謂仁仁者惻怛愛人謹翕不爭好善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慼愁之欲無險詖之

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申鑒曰仁也者慈此者也　饗山子曰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禀貸不亦仁乎　鹿門子曰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仁　性理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為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茍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　明王守仁

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

仁二

增韓詩外傳曰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十子謂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辛鈃鄧析施惠也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伯夷叔齊避周餓

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漢寇榮傳曰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論衡定賢篇曰或問孔子曰顔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客曰賢於夫子而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吾能仁且忍　家語孔子曰啓蟄不殺方長不折高柴之行　春秋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隋書循吏傳曰古之善牧民者養之以仁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聞其勞苦為之悲如子產之治鄭國子賤之

宰單父賈琮之牧兾州文翁之化蜀郡皆因而利之恵而不費故人愛而親之　周紀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以封子何謂仁君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　漢董仲舒傳曰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久之王問仲舒曰粤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

人亦以為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吾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一統志曰後漢崔瑗為汲令為政七年人歌之曰天降神明君賜我慈仁父　癸辛雜識曰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獄囚各

使歸家並感其恩德依期而至　吳孫權傳曰趙咨對魏主曰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人物志曰晉袁宏由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祖道冶亭謝安取一扇贈之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南史何潁傳曰潁仕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至　南齊張岱傳曰岱以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有司以岱違制欲糾舉宋孝武曰覲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　隋辛公義傳曰公義除岷州刺史

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由是病者多死公義令凡有疾病皆以牀舉來安置廳事或至數百人公義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供醫藥躬勸其飲食全活甚衆土風亦改　唐紀曰太宗修治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元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太宗即為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唐徐有功傳曰有功為政仁不

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　五代後梁紀曰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隣國之民為魚鱉食乎　後漢紀曰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壠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祀之　宋曹彬傳曰彬進克潤州金陵受圍

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彬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宋紀曰趙抃長厚清修為政善因俗施敎寛猛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稱人中儀表已不及也　遼耶律休哥傳曰休哥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

一統志曰金游完崞州人大定初歲荒完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襲春秋以家財募人平治道途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

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元劉秉忠傳曰秉忠從世祖征雲南每賛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賛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　王克敬傳曰克敬為兩浙鹽運使首減民食鹽五千引有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敎甚矣自後毋得逮著為令　明宋濂傳曰太祖徵濂至金陵即以不嗜殺為勸因蒙知遇　陳遇傳曰太祖名遇見

問保國安民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為對　汪敂傳曰敂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
夏原吉傳曰原吉常夜閲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者再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

仁三

原民懷　神福書民罔常懷懷於有仁　白帖神福仁而禍淫　器重　數多

禮記仁之為器重又取數多者仁也　放麑　贖馬董仲舒春秋決獄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況

人乎乃釋之以為子傅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齊不卿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徙之可也　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乃束帛而贖之

增四乳　一心尸子文王四乳是為至仁　楚荀卿論兵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濟弱　除害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育民省刑濟其弱　鬻子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百行宗　天下表漢書仁者百行之宗禮記仁者天下之表也

君子不死　聖人大同王應麟漢制考尸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關尹子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

三軍挾纊　元旦放鳩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列子邯

鄆人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客問其故簡子曰元旦放鳩亦有恩也

人之所慕 文子仁者人之所慕也

德無不容 莊子德無不容仁也

不使之知 元董文直傳文直好施而甚仁里閈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

善藏其用 文中子仁哉樂毅善藏其用

敬人有道 韓詩外傳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

送子以言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皆為救療 北史李元忠傳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為救療

是以收養 又張元傳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即收養之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見而不收養無人心也是以收而養之

欲立欲達

不服不

馳論語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太平御覽周公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吾與汝童牛不服童馬不馳是謂大仁　誠如卿語　久聞公名一統志元世祖方國征雲南以問徐世隆世隆勸以不嗜殺人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　又元陳思濟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因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決因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爲閱其案而釋之

先人後已　處正居中三國許靖傳靖字文休袁徽與荀彧書曰許文休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綱紀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　荀悅申鑒或問仁者壽何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嘉祥集之壽之術也

憙不報殺　雎何取讐漢趙憙傳憙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

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意
曰以疾報仇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　文選李康運命
論以仲尼之仁也
而取讐於桓魋　不折不殺　同過同功　漢折像傳
像幼有仁
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禮記與仁同功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順天之
常　與人能共　尚書考靈曜春行仁政順天之常子
牙子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
也　不在我愛　恒令人親　春秋繁露仁之法在愛人
不在我愛人不被其澤雖
厚自愛不予為仁
尸子仁則人親之　近東多柔　於南為夏　程子論理
氣近東者
多仁而柔　禮記鄉飲酒義南方者夏
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　獸別東西
時兼春夏　程子論理氣麒麟東方仁獸騶虞
西方仁獸　樂記春作夏長仁也　奚為修

善所以長恩 文選劉峻辨命論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 漢賈誼傳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明有仁也

畜而不主 尸子聖人畜仁而不主仁

為則爭先 禮記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

不加修葺 宋史曹彬傳彬所居堂壹敝壞弟子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

多所平反 漢書雋不疑傳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常時

竅以度食 宋史曹彬傳彬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

獄無繫囚 一統志宋范百禄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圜空聞百禄曰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

烏能

反哺 獸有角端 譚子烏反哺仁也 毛詩義疏角端有肉音中鍾呂王者至仁則出

省刑以一言 斷獄僅四百 左傳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晏子以一言而齊侯省刑 漢書孝文即位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中年童子憐捕將雛 柳下士師憂聞伐國 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令蝗不入境河南尹遣郡掾肥親往驗坐樹下雉過止恭側旁有小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可憐親曰童子有仁心 漢董仲舒傳詳仁二

菜非不食心實含生 奕固可憎名偏近殺 梁書江泌傳泌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文選韋曜博奕論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山何樂也嵷乎天地之間 海可投乎慘矣死生之際 韓詩外傳問者曰仁者何

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嵸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　宋史馬默傳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囚官給糧者三百人溢數則投諸海默曰人命至重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當時死鄉里也奏請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全活者多

開倉賑穀第五訪豈忍棄民　取簺捕魚乞伏慧乃為出絹

一統志漢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飢開廩賑給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願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人　北史隋乞伏慧傳慧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俗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百姓美其仁號其處曰西河公簺

憫持吏於城吏無襦難以禦寒　笑食駿

之野人不飲恐其傷性晉劉弘傳弘為荊州刺史夜聞城上持更者歎聲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瘦無襦弘譴罰主者仍給以韋袍複帽馬呂氏春秋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徧飲之而去

仁四

增自衛家語古之君子以仁自衛　推賢韓詩外傳推賢仁也　愛由情出韓詩外傳愛由情出謂之仁　亦不復釣晉翟莊傳莊遵父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是我釣是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釣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　溫潤以澤管子夫玉溫潤

以澤仁也積恩之證文子仁者積恩之證也德生萬物譚子德生萬物之謂仁盡人之聖邵子仁也者盡人之聖也四瀆之精援神契五嶽之神聖四瀆之精仁得之者尊禮記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仁五

增詩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　宋邵雍仁術詩曰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徧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

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增䟽三國王朗育民省刑疏略曰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廪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育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壯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

弆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增書明王守仁答王虎谷書略曰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强之也葢本分之内不加毫末焉學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為弘作而强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

增銘宋朱子依仁齋銘曰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寛恕一

增易曰寛以居之　書曰寛而栗　又曰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曰代虐以寛兆民允懷　又曰與人不求備　又曰無胥戕無胥虐　禮記

曰寛而有辨　又曰君子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愧人　小學紺珠曰寛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敎其不及　匡衡傳曰寛仁和惠則衆相愛　漢卓茂傳論曰夫厚性寛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世説衛洗馬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寛恕二

增宋史吕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

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容善惡也　薛宣傳曰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敎可紀多仁恕愛利愛人而安利也及為左馮翊當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不賊省官事故休吏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朱邑傳曰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一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

民愛敬焉　杜延年傳曰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寛　漢書王訢傳曰繡衣御史暴勝之過被陽欲斬被陽令王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明威不如時有所寛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　丙吉傳曰吉居相位尚寛大掾吏有罪贓不稱職輒與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

案吏自吉始　黄霸傳曰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懲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寛和

卓茂傳曰茂為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人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　郭躬傳曰躬家世掌法務在寛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皆施行著於令　陳寵傳曰永元六年寵

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寛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弊於此少衰　班超傳曰章帝時班超在西域衛候李邑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縁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　三國蔣琬傳曰琬在大司馬府東掾曹

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我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我之快也　王朗傳曰朗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　高柔傳曰先公孫淵未反兄晃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竊惟晃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

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議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罪　晉光逸傳曰逸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温則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　王承傳曰承為東海太守政尚清淨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

之圄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　北史房景伯傳曰景伯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甞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合家逃亡景伯督屬縣追之而署其子為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　蕭撝傳曰撝為上州刺史甞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期而至　宋如周傳曰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州

官也乃曰某有屈滞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犯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寛雅

稗史彙編曰唐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莫不變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劵耳緩之則存急則投諸水火不復更

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　唐書崔羣傳曰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没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産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髦丐子以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羣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敕則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　崔仁師傳曰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繫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

大理寺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決因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詞　劉肅大唐新語曰盧承慶為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為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宋王溥傳曰李守貞

據河中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　王超傳曰超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命加罰超以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　山堂肆考曰宋富彥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　宋寇

準傳曰準為丁謂讒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遣人以蒸羊迎境上聞家僮有欲報讐者乃杜門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左編曰文彦博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廏為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彦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　又曰韓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表裡無纖瑕可指亦絕寳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琦神色

不動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宋范純仁傳
曰純仁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事君立朝接
待寮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稗史彙編曰范
蜀公自許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司馬温公飯冨鄭公
第會有四玉杯遺温公以為壽官奴偶碎其一潞公命
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温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
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墨
莊漫録曰歐陽文忠公為政仁恕多活人命曰此吾先

公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於死罪非已殺人者多活之　性理河間劉氏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又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怡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宋史浩傳曰浩喜薦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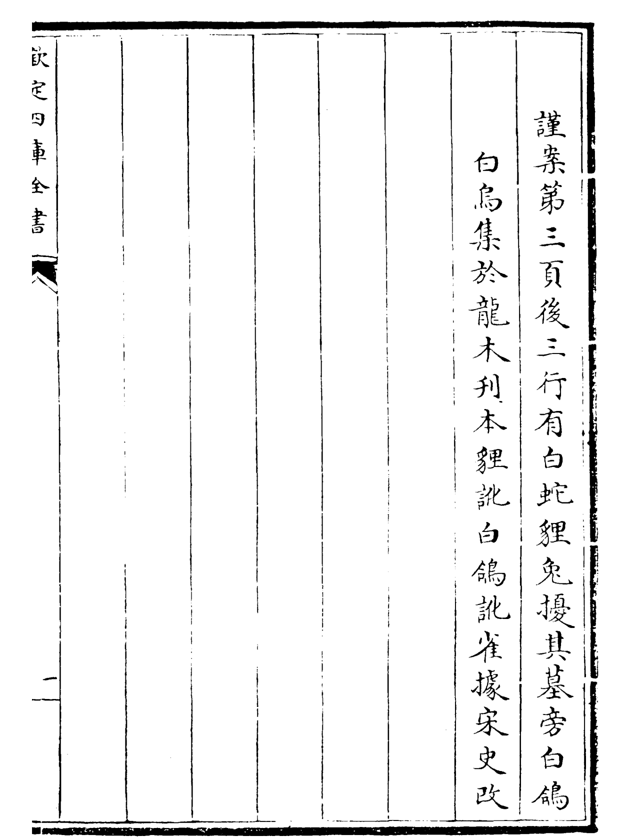
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内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遼耶律阿穆爾傳曰統和初皇太后稱制時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没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坐太后嘉納著為令　金世紀曰景祖為人寛

恕能容物生平不見喜愠推財與人分衣解食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　牛德昌傳曰德昌遷萬泉令屬蒲陜荐饑羣盜充斥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盜皆感激解散　元謝讓傳曰讓為刑部尚書刑部有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　輟耕錄曰建德路達嚕噶齊古圖勒丹守贛州路時有故吏丘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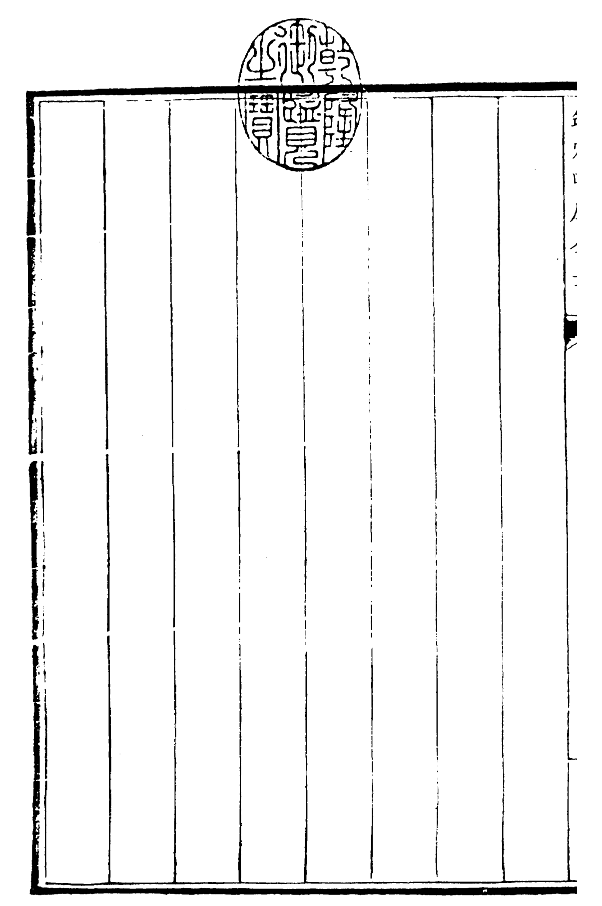
臨江貼補介古圖勒丹尺牘見總管茂巴爾木即日録用就遣持俸鈔五十錠餽古圖勒丹丘竟匿其鈔後木數得古圖勒丹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古圖勒丹知為丘匿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惶赧無地令子奉鈔還古圖勒丹終不受且為隱其惡未嘗與人言　明陶安傳曰安知黄州賦税從寛不以軍用缺乏而苛取於民不以兵數不足而强逼乎民百姓悦治　明紀曰成祖時禮部尚書吕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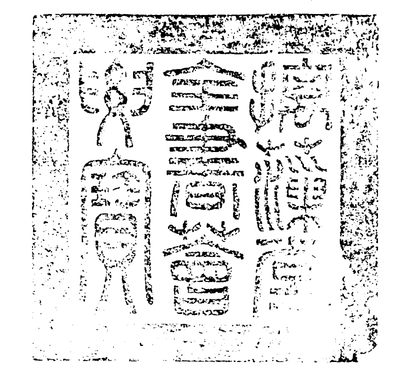
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明蹇義傳曰永樂十九年三殿災特勑廷臣二十六人廵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廵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陟文武長吏義以國家多事盡法繩吏人將不勝𠩄太甚者數人餘多寛假　周忱傳曰忱以大學士楊榮薦廵撫江南先是用大理卿胡槩為廵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

及胡卿怳笑曰胡卿敕旨在袪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嘗有從隷污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污可浣何懼爲又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墨污吏懼袒肉以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污上命易之



謹案第三頁後三行有白蛇貍兎擾其墓旁白鴿白烏集於龍木刋本貍訛白鴿訛雀據宋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人部三十二　寛恕下　義　義感

寛恕三

兼容　薄責　史記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　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增認馬　讓田　東觀漢記卓茂為丞相吏時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日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若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

慚愧詣茂叩頭謝之　北齊書元文遥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餘頃家貧賣以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其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反加撫慰還以與之其人慚愧而不受彼此俱讓為閒田

包荒　隱過

易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漢張安世傳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自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師古曰適讀曰讁

面壁　鼓琴

晉王述傳謝奕性粗嘗忿述極言駡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山堂肆考宋趙閱道為成都轉運出行部内惟携一琴一鶴坐則鳴琴看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人不知是趙或狎侮之公頹然鼓琴不倦

原無求備　不加聲

論語無求備於一人　白帖晉鄭默不加聲於僮僕

卿幾敗面 汝無爛手 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西亭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

後漢書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增殺鵠不罪 認牛見還 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後漢書劉寬嘗行道有人失牛乃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還乃謝曰慚負長者

請名唐介 不怨章惇 宋史文彥博傳唐介劾彥博介既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

多中臣病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　宋紀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去纓秉燭　覆飯登車　楚史檮杌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燭滅有引王美人衣者美人絶其纓以告王曰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絶其冠纓而舉火　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在部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終朝不飯弗之誚也

汚茵不斥　唾面自乾　漢丙吉傳宣帝時丙吉為丞相馭吏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此人將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　婁師德寛厚清慎犯而不校謂其弟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對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當拭之而已庶不為凡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而乃逆

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劉訏不競 宋璟莫涯南史劉訏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有加凌者莫不退而愧服 唐宋璟傳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

申救蘇轍 山堂肆考宋蘇轍殿試策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范忠宣公力為申救轍平日與公異同至是乃服因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獎拔仲淹 又宋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大用之豈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為置牛芻 不受馬價 山堂肆考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為斷芻置牛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撿犢不復侵威禾 隋盧昌衡傳

昌衡為徐州總管長史嘗行部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價昌衡曰六畜相觸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

腹容數百　胸吞八九

晉周顗傳顗性寛容王導甚重之常枕顗膝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容卿輩數百人　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八九其胸中曾不芥蔕

笑而授牒　譖不願知

唐紀戴至德高宗時遷尚書右僕射劉仁軌為左僕射更日授牒訴有老媼欲詣仁軌投牒誤詣至德至德覽牒未終媼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可歸吾牒至德笑而授之　唐書狄仁傑傳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惟令飲醇　可別具粥

晉謝奕傳奕初為剡縣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　宋王旦傳旦性寛和家人

未嘗見其慍嘗試以煙投羹中旦惟啖飯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　肉可共

啖　魚何足惜　晉郭舒傳有鄉人盜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

以此服其弘量　世說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公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非爾故也　容我擇乎　舊唐書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絶軍吏捧盤

歷階誤躡衣跌盤亦隨碎軍吏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之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顔色　新唐書

婁師德傳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閲簿婁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洒筆曰墨汚爾　卒

善田甲　勿疑朝恩　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

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内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家甲因

肉袒謝安國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唐紀魚朝恩常短郭子儀於上前子儀入朝朝恩邀游章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

乃許朝謁　未嘗指揮 稗史宋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為上請乃許朝謁山堂肆考宋元絳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害

牛肉密埋　蛛絲忽墮 晉周訪傳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金太子允恭傳太子侍宴於常武殿進粥有蜘蛛在盌中典食涅合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

吾不忍害　汝何處來 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玄伯為反間來屏人有所

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遂舍之　又房景伯傳景伯子文烈性温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絶糧遣婢糴米因而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治去其甚　法依於輕　漢黄霸傳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　又陳寵傳寵曾祖父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

不問車幰　且止白衫　南史王志傳志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　舊唐書唐臨傳臨儉薄寡欲寛於待物常欲弔喪令家僮自家取歸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

覆米而去　負奴以歸　南史沈約傳約少孤貧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

及貴不以為憾　唐書陽城傳城嘗絕糧遣奴糴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奴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不揚其惡　先稱所長

漢何武傳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武為刺史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慚服焉　晉紀樂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

掩過揚善　藏垢匿瑕

漢丙吉傳吉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　晉陳騫傳騫少有度量藏垢匿瑕所在有績

直荅作脯　徐呼更衣

北史牛弘傳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

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南史梁宗室列傳吳平侯景子勵性率儉而氣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持芻無恨　取釵以償　晉朱沖傳沖嘗以耕藝為事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不復為暴　元史蕭鄭傳鄭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鄭拾之鄭令隨至門取釵以償婦後得所失釵愧謝來還

未嘗有怨　何所不容　晉安平獻王孚傳孚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　唐紀太后以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宗城潘好禮著論稱之謂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

求為良耳　待何薄也　金韓昉傳昉性仁厚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　山堂肆考光武時王丹為太子

少傅容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亦坐免客慚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少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更為設席相待如初

不見涯涘為所包容

性理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人不見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名譽　唐紀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數擠之於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已解持燭　毋懼遺犀

稗史宋韓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急呼曰勿易渠今解持燭矣　舊唐書裴行儉令醫人合藥請犀角沉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恐懼潛逃行儉招到謂之曰爾誤耳待之如故

廢

乎寡過 翕然太和 金毛碩傳碩字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碩詞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得嘗聞斯言庶乎寡過一統志明李至剛永樂末知興化府德量寬弘吏民化服在任若無所為而一郡之人翕然太和

知不加責 誤則從輕 唐歸登傳登性仁恕家僮為馬所踶皆折馬足登知不加責 漢郭躬傳永平中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躬謂章應罰金曰法令有故悞章傳令之謬於事為悞悞者其文則輕

吾未嘗惜此 卿本無殺心 明紀編年夏元吉嘗有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名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有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吏拘

不以高畀見色　自無適莫存心世說羊忱晉室漸亂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怡然不以高畀見色論者稱之　山堂肆考漢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毀琬憒憒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謂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枉鍾山之駕已泯夙嫌　備蔡州之人豈安新附宋孫覺傳覺有德量為王安石所逐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追其死作文以誄誄者稱之　唐紀裴度入蔡州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書置靴中直火焚而滅跡　杯留筒內何羽化以登仙南齊

書豫章文獻王嶷列傳嶷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　舊唐書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勲戚家碑板問遺歲時巨萬多為主藏所竊别貯酒器杯盂一笥緘識如故其器皆亡問主藏者荅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

蕭山尚書誤觸官人之舫　水南廵檢厲訶丞相之驢

山堂肆考宋富弼致仕歸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廵檢威儀訶引甚盛卒呵公下驢聲甚厲公不下卒乃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乃白其官方悟曰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揚鞭徑去　明紀魏驥以尚書致仕家居常居郡城觸官舟官問之從者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弟應之曰魏驥也尚不審驥曰弟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

宥過申枉洵君子所獨為　嘉善矜愚固聖人之足法

漢崔駰傳崔篆為建

新大尹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　三國陸瑁傳瑁與暨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紀功以成美化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乃有益於大道也

呂參政若不聞知奚必詰其官位

曹相國反為坐飲何妨相與歌呼

稗史宋呂蒙正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　漢曹參傳參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

失脯見疑於

同宿便解衣以相償　竊物何損乎薄遊自賦詩而不較　晉桑虞傳虞嘗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後尋求得脯客還衣虞投之不顧　稗史元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照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先生賦詩不較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足惜

寬恕四

增有制　書寬而有制　笑而受屐　彙苑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劭不為癡　又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劭劭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皆是實事不為

癡也

招還不罪　唐裴行儉傳行儉常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

人皆安之　又高固傳固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為儕類所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

重聽何傷　漢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還遺以衣　漢吳祐傳祐在膠東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過於本主　北史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不用不造　宋趙抃傳抃為武安軍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

造罪不當死獄而生之

更設饌具 宋魏仁浦傳仁浦子咸熙性仁厚當會賓客家僮數輩覆案碎器客皆驚愕熙色不變令吏設饌具

吏送還家 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之還家

除禁燃燭 唐紀裴度平蔡州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有生民之樂

攜壺以就 世說羅可性度寬宏有檥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

壯哉雀鼠 世說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照鏡車中 世說王行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一處讌飲因語之曰近屬尊事乃得不行族人大怒

舉標擲其面行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歸直取牛　遼史蕭韓嘉努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嘉努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不銜田舍子　山堂肆考唐婁師德常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公曰我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

寛恕五

增序宋程頤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

增策唐白居易對人畏愛策曰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部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刑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闇然而日章於天下矣

義一

增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又曰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　又曰義以方外　又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書曰同德度義　禮記曰父慈子孝

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又曰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　家語曰義必明則民不犯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穀梁傳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詩序曰殷其靁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韓詩外傳孔子曰耳好聲目好色敎之以義　又曰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

者則修告道寛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　漢書律歷志曰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　賈誼傳曰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　公孫弘傳曰義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司馬遷傳曰取予者義之符也　又曰夫人情莫不貪生畏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　李固杜喬傳曰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宋張栻傳栻嘗曰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凡有所為而為者皆私也非義也　子牙子曰義勝欲則昌　老子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文子曰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也　管子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　尸子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淮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

嗜慾無以活失嗜慾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　黄石子曰節義之士不可以刑威脅　又曰以義克非義若決江河而漑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荀悦申鑒曰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正者義之要也　又曰君子有常交曰義也　鹿門子曰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義　性理司馬光曰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　明王守仁曰處物為義是吾心之

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　楊繼盛曰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取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為隱見每隨時世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

義二

增尸子曰賢者之於天下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寶

曰生乎義乎曰義是故務光投水而沒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漢鄒陽傳曰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儳主上之心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吾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能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曽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

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　史記曰晉屠岸賈誅趙朔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

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兒匿山中嬰出謬呼曰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縱不能立孤而忍賣之乎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孤兒乃反在

一統志曰周杞梁與華周俱齊人仕為大夫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乘賓而梁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　說苑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

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對曰臣聞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對曰臣聞古之義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焉　賈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至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

而失禮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為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皆服之　左傳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令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為義

子為善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耕者一人處者九人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子宜勸何以止我 史記吳世家曰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國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孔叢子記義篇曰顔讐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

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貿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漢桓典傳曰典舉孝廉為郎中居無何會國相王吉以罪

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廉范傳曰范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　三國王朗别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未三十而卒初陽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經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户由是得全　晉應

詹傳曰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依託之詹薦於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手書寄托瞻悉迎接為居宅衣服取足有若骨月少與陸機兄弟親善一門被誅瞻復為營恤機女而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　世說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公常携兄子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

餧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訖輒含飯著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北史楊愔傳曰愔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餐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　唐紀曰魏元忠貶高要尉殿中侍御史王晙上奏申理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　唐竇參傳曰參為萬年尉同

舍當夕直者開親疾惶遽叅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叅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叅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唐國史補曰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輙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嘗多折劵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五代史鄭遨傳曰遨與李振故善振後去唐事梁貴顯欲以禄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髙其行　梁紀曰梁以錢鏐

為吳越王羅隱說鏐舉兵討梁鏐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宋史趙汝愚傳曰汝愚父善應於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為已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　岳飛傳曰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國用其徇節死義乎　王大寶

傳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我遊過人遠矣　柳開傳曰開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遺之　金史宋可傳曰可姑適大族稾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稾氏疎族立為後挈之省外家

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豪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豪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

輟耕録唐義士傳曰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時總江南浮屠嘉木揚喇勒智者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怨亟貨家具又執券行貸得百餘金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將何為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

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果籌矣令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為櫃複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葩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　又曰張毅父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

先生來見曰令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
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置一櫝
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於俘中俾出焚
其尸毅父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
家葬之　元史杜本傳曰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
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學者皆濟之
一統志曰元何瑋伯祥次子歷遷御史中丞成宗崩
丞相阿古台奉皇后旨集議祔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

古台曰中丞獨不畏死耶瑋曰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　明紀曰太祖時浦江鄭氏十世勿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　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從宋濂卒業濂致仕居浦陽坐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獲為文籲天願減已算

以延師齡　明紀曰英宗時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袁彬二人而已乃使邏卒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乃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救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指使暄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得無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吾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照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

指揮僉事

義三

原成命 斷恩 左傳臣能成命為義 禮記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安居 正路 左傳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晉文公於是出定襄王註云以示事君之義也 孟子義人之正路也 滅親 療友 左傳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 蜀志張嶷字伯岐病篤家貧廣漢太守何祇名為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舉詣祇托以治病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 制事 利物 書以義制事 易利物足以和義 增引賢 尊老 韓詩外傳孔子曰引賢義也

桂巖子義者尊老

原償羊給食

以馬易棺晉王育傳育爲人傭牧羊折蒲學書忘而失羊將鬻身以償之同郡許子章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復以兄子妻之爲立别宅分之資産　後漢劉翊傳翊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以馬易棺脱衣斂之

不謀舊國遂救故知

周紀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放於他國終身不謀趙之徒隸况燕昭王後嗣乎　又劉翊傳翊逢故知困餒於路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之

詩書爲府富貴如雲

左傳詩書義之府也　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增楊俊恤孤樓護養老

三國楊俊傳俊字季才同郡王象少孤爲人傭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贖象著家中聘娶立屋然後與别　前漢書樓護傳護有故人吕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吕公妻與

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豈忍邀功　不敢言枉

魏略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郭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憲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羊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著憲名下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邀功乎　後漢段熲傳諸羌寇幷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朝廷知熲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

戴乾履坤　叩鐘伐鼓

漢李固傳梁冀誅固露固屍於四衢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合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　世說

龎士元見司馬德操曰僕生出邊陲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冠　碎石掛

下車策馬　一統志宋陳敏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籍碑敏不肯立監司促之急敏曰誣司馬公為奸是誣天也倅立之敏碎其石或咎敏敏曰我死且不辭何劾之畏遂掛冠去　後漢劉翊傳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之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

當以死任　不為利回　漢馮魴傳王莽末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都尉從弟長卿欲執季魴叱長卿曰吾與季雖無素顧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何為言遂與俱歸　又劉梁傳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軍中二士

斗南一人

三國志梁習傳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旨太祖大怒叫名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曰習之不言思之識分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唐狄仁傑傳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長史藺仁基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托稱愚客

素聞范名

晉馬隆傳隆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 後漢廉范傳范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俱會于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

過閭不入

磨鏡得前

人物志隋李知本元氏人事親篤至兄弟雍順子孫百數家庭無間言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且相戒曰無犯義門　世說漢徐穉常事江夏黃瓊黃沒穉往會葬齎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慶喜弔憂　分多割少　國語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　三國志王朗傳朗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

乞分食邑　使立門戶　三國志魏書曹眞傳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眞乞分所食邑封二人詔褒其義　又蜀書張裔傳裔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尚未成立裔迎留與分屋而居同事恭母恭子長為置産使立門戶

壞室出喪　傾錢辦葬　金史兖州王去非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于人比鄰有喪忌東出西北皆人家南則去非家也乃壞其室使南去　宋查道傳道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

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以與之且為其女擇配別加資遣

同好同惡

無高無多

子牙子文師篇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鹽鐵論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

可以怒士

不在正人

宋蘇洵心術篇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 春秋繁露義之法在於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不予為義

圃中瘞鹿 堂上埋金

一統志唐潤州刺史參軍韋詵休日登樓見裴寬於後圃有所瘞詵問狀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以鹿為餉置而去不敢自私故瘞之詵乃引為判官妻以女 汝南先賢傳闞敞仕郡為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一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堂上遭世亂道路斷絕後常病困惟有孤孫九歲常謂之曰

吾寄故五官掾關敞錢三十萬遂絶孫年長大步擔至汝南見敞敞發而視之得錢一百三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三十萬耳餘非所當敞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郎無疑也

自劾弟子　恒呼郎婆

漢雲敞傳吴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既誅章以章門人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雲敞時為大師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魏書汲固傳固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時式子憲始生滿月固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兄雖在外　我豈負初

漢孔融傳黨事起州縣以名捕張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

獨不能為君主邪因舍留之　宋劉庭式傳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聘式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水流平止　**鳥飛準繩**　管子水地篇夫水惟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又宙合篇鳥飛準繩此大人之義也注曰鳥飛準繩曲以為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

不拘小節　**以濟大事**　後漢楊政傳政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　天中記唐郭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線服者叩門云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還窆之於資財闕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為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其何誚焉

質實使去　**連不忍為**　宋郝質傳質為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郝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

博處為賊焚遺小校蔺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庚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史記魯仲連傳趙平原以千金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與士咸貴非僕所聞　宋范仲淹傳仲淹在蘇州得南園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與士咸貴乎遂即此地建郡學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族人之貧者　隋書榮建緒性甚亮直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

吾敬元達君慕承宮　三國志陳矯傳陳登曰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　又鍾離牧傳牧躬自墾田臨熟縣民有識認

之牧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名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注曰承宮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見續漢書

終不背本 素未相識

三國臧洪傳魏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惟恃臧洪當來救我衆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起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 人陸瑁傳瑁與同郡徐原爰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墳立墓收導其子

自稱丞相 不隨將軍

宋劉子俊傳俊與文天祥友善天祥開府與國子俊補宣教郎空坑兵敗子俊招集散亡與鄒渢趙潮州天祥再敗子俊被執自稱文丞相元兵謂己得天祥遂不窮追南史王元邈傳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遺書紹元邈元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托君

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齋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邈意乃定

創室以館

一統志宋吳國鑑海康人紹聖初為太廟齋郎退居於家先是居人舍寇準為丁謂所貶自後無人敢舍遷官者及蘇軾編管雷州國鑑特創室館之因是連坐

裂素為書

漢范式傳陳平子長沙人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式妻從其言式出行適還者書見瘞愴然感之以為死友乃身自護平子妻兒送喪於臨湘哭別而去

霸不為此

三國藏霸傳太祖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亡命投霸太祖令劉備語霸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

介寧有是

宋龔鼎臣傳讒者謂石介走遼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

其死行探懷出奏稿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

告蔭養母 奩嫁婦

輟耕録顔仲庸與張文友交文友嵊縣尹秩滿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訃告戒勿泄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為地即奏告當路者曰張文友已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又代文友之子告蔭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 宋陳規傳規常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 聞者感泣

與同豐約 請均煎輸

三國志陸瑁傳瑁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宋王庠傳庠榮州人祖伯琪以義聲著於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産惟有禄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於官户

毫勿受　萬戸為輕　元許衡傳衡有餘財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勿受也　史記虞卿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戸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已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日饋不樂　歲送為常　一統志元孫秀實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貧不能償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乃悉為代償取券還其親後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　誠齋雜記張堪物故南陽饑朱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恤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百匹以為常

解驂贖石父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勿謝　山堂肆考

營練歸仲翔　唐郭仲翔元振弟之子也元振以托姚州都督李蒙蒙表為判官時吳保安以仲翔同里見仲翔曰願得因子

事李將軍仲翔力薦之蒙表為掌書記後蒙與姚嶲蠻戰没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縑乃肯贖會元振物故吴保安欲營歸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又以官資助之保安即委與蠻得仲翔歸

懷銀以授子　償金不語人

宋巢谷傳谷與韓存寳善存寳為河州將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死無所惜顧妻子不免饑寒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　元鄧文原傳文原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告人

賤吏不敢辱　老母為獨留

宋袁韶傳韶於臨安置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父殁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韶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閒

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　新唐書羅珦傳或以婢遺珦子讓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責留者獨老母耳讓惨然為焚券召母歸之

小人不忍刻字　**童子乃拔佩刀**

稗史崇寧初詔郡國刋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碑工李仲寧使刻之仲寧曰小人家甚貧窶因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從其請後漢彭脩傳脩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刼脩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死子辱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

孔車可為長者　**趙貴寧同衆人**

漢主父偃傳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北史趙貴傳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

因涕泣欷歔詣怳詐降請收葬岳

文侯軾廬於干木　馮煖燒券於薛人

白帖段干木富而義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　戰國策馮煖為孟嘗君收債於薛矯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長驅到齊孟嘗君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珍寶滿內府狗馬入外廐美人充後宮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為君市義

米囷應公瑾之請　麥舟助曼卿之喪

吳魯肅傳肅以賑窮為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故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二囷米各二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訂交焉　冷齋夜話宋范堯夫少時文正公遣往蘇州取麥五百斛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葬留滯丹陽堯夫即以麥舟付之單騎竟歸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因道曼卿事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石乞烹身以殉白勝　漸離矐目猶報燕丹　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史記荊軻傳秦滅燕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後始皇名見之人有識者曰此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為矐其目稍益近焉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撲始皇不中死之注宋子縣名

觀師生於金氏乃始明倫　語兄弟於房家兼能有禮　元金復祥傳何基王柏之喪復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也　北史房景伯傳景伯有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御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即自縛而詣賊

弟不如兄 為遺書以托孤女還配子後漢趙孝傳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 轂耕錄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於朝既而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會於杭歡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幼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配其仲子矣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 舍生奚惜環珮鬻於夫人 送死堪憐羔鴈禮諸太守晉紀吳與太守虞潭等共起義兵討蘇峻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憂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 晉吳逵傳時經荒饑疾病逵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婦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瓴甓期年成

七墓十三棺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

為文往哭辛棄疾者懷故人

修史不書鄭陶孫忍忘舊主

宋辛棄疾傳棄疾嘗寐朱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　元鄭滁孫傳滁孫弟陶孫授翰林院國史編修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

始雖不許豈因墮井而二心　今何可言敢謂同朝之異議

華嶠譜序華歆避西京之亂與鄭太等六七人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偕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難義猶一也無故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宋

紀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

義四

增金尉廬江七賢傳陳冀廬江舒人也行到藍鄉見道邊有一馬傍有一病人呼曰吾是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土來游今病不能復前冀扶歸養視積日病困曰有金十瓶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殮餘謝主人既死冀賣素買棺衣衾殯葬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冀乘馬告吏捕冀冀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以金十瓶投其門中冀送長安還之後冀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取米陳書徐孝穆名陵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於水次親戚有貧乏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之絶

準惘胎

譚子畋漁篇準憫貽義也

儒為土地 儒行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

遂自表免 漢李膺傳膺死門生故吏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故不及遣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見謂不謝 漢范滂傳滂字孟博以鉤黨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得免到京師往見諝而不為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兵不可劫 文子夫為義者不可劫以兵不可懸以利

解衣投地 唐紀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至定州為吏所獲敬真乃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彭城長史劉易從亦為敬真所引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

卒列其枉 唐李嶠傳來俊臣搆狄仁傑等獄將抵死勅嶠與大理少

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為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

德秀潼流 唐元德秀傳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嫗德秀自乳之數日潼流能食乃止

聖人何畏 性理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辭駢薦友 漢朱暉傳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揖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

魂魄不慚 漢任末傳末蜀郡繁人也游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病亡洛陽末躬推鹿車載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魄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秋斂冬藏 禮記秋斂冬藏義也

送抵天涯 范陽家志盧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冠兩人者平生多器重之獲罪

之後賓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柩天涯而還英後易名啟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為參知政事　李

約密行尚書事實李約為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迴出塵表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貲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燕趙

美談續世說劉守光攻陷滄州呂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遊兗門見琦臨危趙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同去後玉遇疾琦親為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尋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為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燕趙之士流為美談

走人所急唐辛讜傳

讜重然諾走人所急

復與誰語 世說魚豢魏略曰脂習與少傅孔融親善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仁救安危 譚子得一篇仁救安危謂之義

成匿李孤 續漢書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燮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歿在君矣成乃將燮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

任安不去 太平御覽漢衛青日衰而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去

田橫客笑人 南史晉安王子懋傳陸超之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郴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

上表白大節 唐李華傳張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為降賊肅宗

未及知華子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由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義五

增詩唐陳子昂懷田光詩曰自古皆有死殉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伏劒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宋邵雍為善吟曰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造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增序唐韓愈張中丞傳後序略曰南霽雲之乞救於賀

蘭也賀蘭嫉巡遠之功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强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

增論金史完顏仲德張天綱傳論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

為而為之眞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

豈愧古義士哉

增雜文明張居正義命説曰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戹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𡰱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銜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

之不戚生之不貪夭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於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於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惟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瞶瞶者固將行險以僥倖而狷忿之流又不達順受之正屑屑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憤怨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大度天欲

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悮乎是故學者亦惟循吾義而已至於命非所可與也

義感一

增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　黄石子曰禄重則義輕死　又曰勵以義則士死之

義感二

增吕子士節篇曰齊有北郭騷者踵門見晏子曰願乞

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

矣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　說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子者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邪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

手　漢韓信傳信曰漢王遇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

季布傳曰項籍歿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

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伺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韓延壽傳曰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月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疾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三老嗇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髠肉

祖願以叩相移（移猶傳也）終死不敢復爭　田叔傳曰田叔為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人笞之怒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　後漢鄧訓傳曰訓拜護羌校尉以病卒官其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

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義也遂家家為訓立祠　中屠蟠傳曰蟠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執仇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閭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　謝承後漢書曰張儉避黨禍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

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即明府也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三國韋裕傳曰裕年十餘歲就學樂隱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值亂隱死之裕與其同學觸蹈鋒刃共殯殮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同學皆走盜欲斫棺裕垂淚請免盜以為義去之　太史慈傳曰慈避禍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後融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

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　晉劉弘傳曰荆州都督劉弘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

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劉敏元傳曰永嘉之亂敏元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行為盜所刼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赦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猶當哀憐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此言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

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北史蘇瓊傳曰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房景伯傳曰景伯弟景遠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兖之境忽遇刼賊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

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吾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　唐紀曰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在官不事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勑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恱無敢犯者　宋史蘇軾傳曰軾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舉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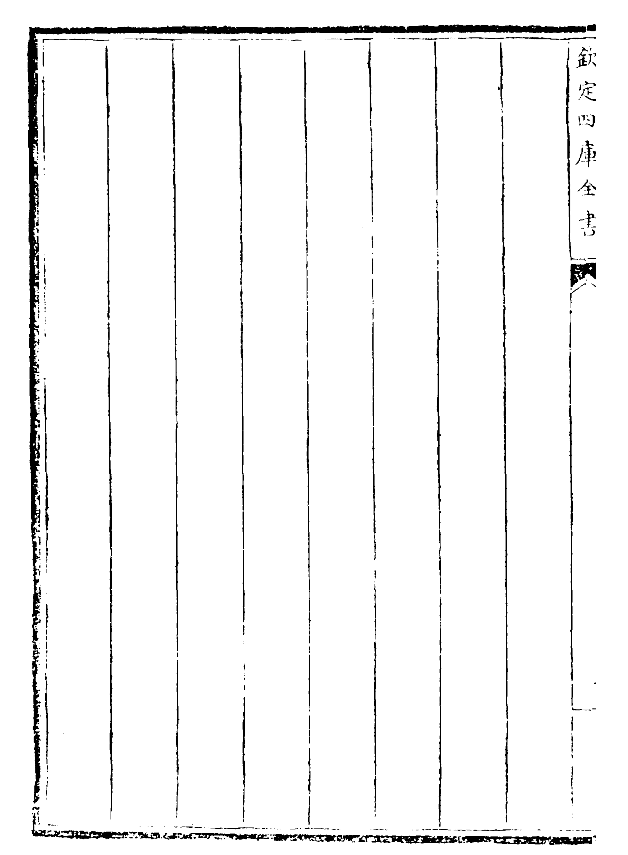
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岳飛傳曰飛除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　金張潛傳曰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吾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邪遂如初　元多爾濟巴勒傳曰延布哈數侵辱多爾濟巴勒欲坐以供需失期達爾罕軍帥王布哈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為吾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欲誣之是無人心

也吾曹便當散還鄉里矣托克托遣國子助教旺扎勒至軍中害之旺扎勒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勲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　呂思誠傳曰思誠為景州蓨縣令一日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又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　明陶安傳畧曰洪武乙巳信州賊攻城公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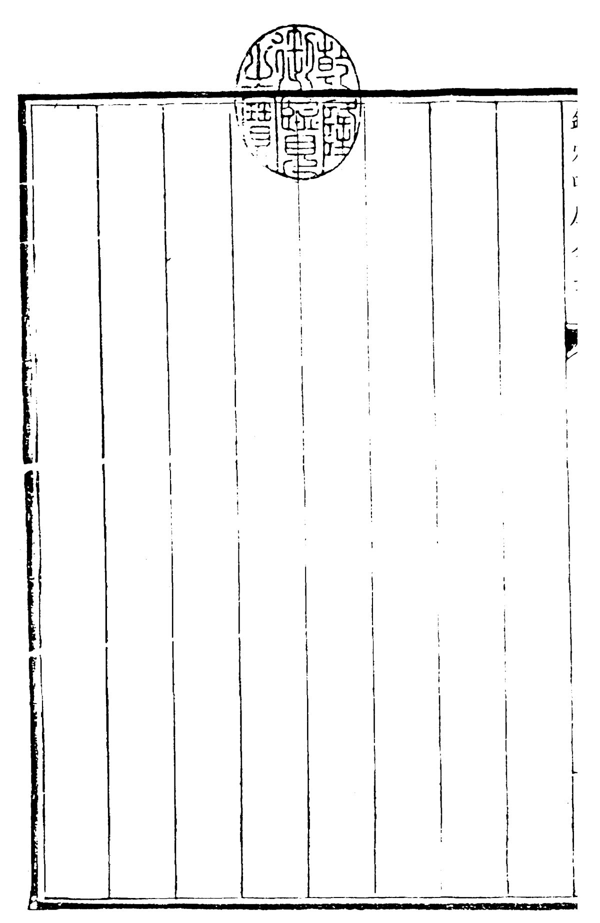
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為賊用得毋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遂逃遁　一統志曰婁觀洪武末為鄢陵知縣民多豪猾難治觀選邑中老成人素信服者使陳德義以勸諭之遂皆感化又貧民負稅者捐俸置酒肴請其富者貸輸之民懷其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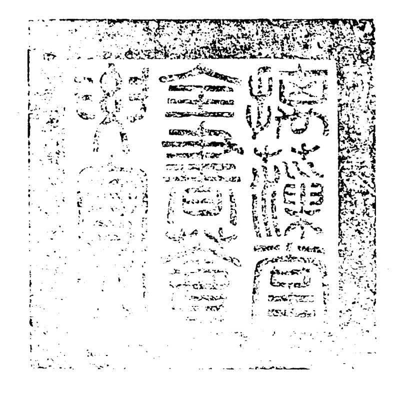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謹案卷二百七十三第二十頁後四行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揚璉真伽　四十三頁後六行延布哈舊作顔不花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第二十七頁後三行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刊本釋訛擴據史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劉鳳檉